

第八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心得

陳重方 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生

這是我第一次參加歷史文化研習營，也是第一次接觸這樣的活動。而在錄取名單公布後，就有不少師友陸續問我：「田野調查和你的研究沒有關係，為什麼要參加呢？」、「你去參加與西安、西北有關的營隊，有什麼用呢？」其實，這樣的聲音乃至於研習營結束，都沒有停止。對在台灣比較少見、以法醫史為題的歷史所博士生來說，研習營和自己的研究，確實沒有關係。但正是這陌生、沒有關係，使得參與更有意義。

因為，與自己研究愈不相干的領域（知識），通常也正是自己最忽視、最欠缺的。不管是實際的田野考察，或相關文本的閱讀，乃至與不同地域、專業的研究生和老師們，一起討論、彼此問難，都是我未曾接觸的。固然無法（也不能）將短期內所學所得，逕直用於具體的研究上，但思維的刺激、眼界的開拓、師友間各方面的相互學習，才是真正有價值、最有用的東西。渴望體驗到這些，是我報名時的初衷，而我確實得到了期望中的收穫。

白日除了努力聽懂課程，還需利用空閒翻閱讀本，晚飯後又得抓緊時間進行小組溝通，以利進行最後的綜合討論。開始時不免感到疲憊，自己彷彿很容易就與他人格格不入。但後來卻能逐漸發現，不同背景的學生聚集在一起，每個人本來都是格格不入的：有的人重視理論建構和解構，有的長於文本分析，有的強調時間脈絡、因果關係，有的自覺地劃清文學與歷史研究的界線。彼此之間差異所在，正是最需要學習、體會的。

如果對議題本就相當陌生，綜合討論時又須將不同觀點統合一起，再用「自己的話」說出來，而非只是在台上講「自己知道」的事，在這種情況下，發言時不免多有疏漏，乃至充斥毫無道理諸處（連我報告時亦是如此），面對師友們發問或批評，又易產生負面的情緒。但這整個過程，就是重要的歷練，甚至可說是比討論出的結果更重要。因為，這是在訓練自己如何接納不同研究領域的想法，如何理解他們的思維、應對他們的質疑，而這很能幫助自己打破原有框架、不自覺間畫出的限制。只懂得閱讀書本，是無法獲得這樣的體驗。

在進行考察時，又更能感受到書本對人的限制。考察中大家關注的以碑刻為主，這也引此諸多討論，像是「贊助者」的關係網絡、與方志類文獻的對讀等等。可以

發現，後代諸多選集乃至方志本身，固為必須參考之資料，但同時間亦不可盡信，像是收或不收（記載／不記載）的選擇、錄字的正確與否等等，實際參與考察、討論，則讓人更容易體會到，如何於不疑處能有疑。

更為要緊的是，怎樣在文字給予研究者幫助的同時，又能發現、突破文字的限制？除了文字外，碑石的材質、型制乃至位置，都有意義。像周公廟碑亭內的碑石，顯然都是後人移置的，但原在何處、何時移置、為何移置，諸如此類問題，均值得深思。因為，這牽涉到廟宇（宗教場域）的變遷更迭，不同勢力（宗教、儒學、官府、地方）的交涉。又像在周原博物館的宋代鐵鐘上，可以看見銘文內容，是依據佛教常見的皈依順序，由佛、法、僧開始排列的。然而在最後的「南無一切賢聖」，卻會看到「聖」字下方有些磨痕，進一步仔細辨認，能發現該處原有「佛」字。也就是說，鐵鐘鑄造之初，將「賢聖」誤作「賢聖佛」了，因此鑄成後不得不再將「佛」字磨去。這意味著，連文字在物理性質上的從有到無，也存在意義、再深入探尋的空間。

而來往奔波不同考察點時，沿途所見的風景，像殘留下來的「三線」廠房，隴山山脈的展開，涇、渭孰清孰濁，村莊裡摻雜了漢式建築風格的清真寺等等，這些雖都不在行程規畫內，但它們顯然也都有故事可說，或者能幫助我們說好別的故事。但要如何發掘、敘述、串聯背後的意義與聯繫，就看如何「閱讀」了，這也是我最大的體會：如何在閱讀文獻（文字）的同時，還能閱讀實踐（實際），閱讀自己從未預料、從未面對過的風景。